

我與同鄉好友繆位不同命運

· 鄭復軒 ·

前言

我曾投稿「追憶由漢經衡、渝、蓉到臺的流亡歷程」一文，刊登在中空月刊八二七期，文中談到我原不打算來臺灣，而命運之神讓我遇上幾位貴人，將我引導到臺灣來。從年輕至年老，曾經無數次命運之神將我從九死一生中拯救過來，才有今日の後福，得以頤養天年。

談起繆位兄，目前仍健在的政戰前輩，一定會記得他。我與繆位是湖北省鄂州市德勝村的小同鄉，我倆同年出生（民國十七年），肖龍，是幼年玩伴，情感深厚。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內戰，他在湖北省武漢參加國軍青年軍輾轉來到臺灣；同年，我則自武漢經衡陽、渝、蓉，而後抵臺。民國四十年初，我倆在臺北街頭不期而遇。四十一年他進入政工幹部學校，我考上空軍機械學校，之後我們各有不同的命運與遭遇。

繆位的命運與遭遇

繆位原名繆華山，民國三十八年在武漢參加青年軍後改名繆立人，考進政工幹部校第二期體育系，因與長官同名同姓，乃改為繆位。在國軍某單位接受為期六個月入伍訓練，結訓後，奉派至金門陸軍部隊進行六個月部隊實習。

約在民國四十二年，國軍秘密策畫突擊中共沿海的東山島，而將政工幹部校實習學生納入突擊部隊。繆位也是其中一員。國防部以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以海軍運輸艦艇乘載突擊部隊偷襲共軍，圖占東山島；另則以空軍C-46運輸機空降傘兵，同時夾擊殲滅共軍於

島上。誰知當國軍登陸東山島時，共軍早已埋伏，以逸待勞，國軍遭受猛烈攻擊，損失傷亡極重。待撤退時，繆位腿部遭受槍傷，落單被俘。國防部初期誤信繆位已為國犧牲，此乃政工之先，以追悼會及紀念方式多方表揚，並將政工幹部校區道路改繆位路，以資紀念，並留名千古。未久，這位仁兄卻在中共廣播電臺對臺灣喊話，為中共宣傳攻擊國軍，因此取消一切表揚及紀念活動，當然，政工幹部校繆位路也取消了。

東山島戰役失敗，事後檢討，發現該戰役作戰計畫已被潛伏在國防部作戰部門的「共諜」探知並回報中共。經情報機關偵破，查出當時作戰次長吳時中將為中共潛伏在國防部多年的間諜。昔日諸多戰役慘遭落敗，均因這位間諜事先洩露作戰機密，以致迭遭慘敗，國軍退守至臺灣。當時，吳時也受到槍決的制裁。

民國八十二年四月間，我攜同妻女回老家湖北省鄂州市探親，在姑母家，繆位兄聞訊趕來相會，彼此激動啜泣良久，傾聽其被俘後悲慘遭遇，受盡屈辱，求死不能，折磨傷害雖生猶死。一九八七年鄧小平復出，改革開放，才得被遣返回老家。但因妻兒列為黑五類，遭受迫害，家貧如洗，窮困交加，乃以勞力為人造房修屋，藉以養活家人。當時我贈送金錢禮物，以慰其心，並多方勸慰。待民國八十四年第二次探親時，得知他於民國八十三年患肝癌去世，結束他悲慘的一生，令人感歎。

本人的命運與遭遇

筆者於民國四十一年進入空軍機械學校，五月間接受入伍訓練，十一月結訓，與繆位入伍訓練同一時間。我結訓後順利進入空軍機械接受正規教育專業訓練，並於民國四十四年十月畢業分發屏東空軍六聯隊二〇三修補大隊，擔任C-46運輸機活塞式發動機修護官。

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臺海戰役，有關該戰役詳細情況，報章雜誌報導甚多，勿庸贅述。當中共於民國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宣布停火三天，空軍總部下令聯隊派修護人員利用停火期間儘速將停在金門料羅灣機場一架C-46故障發動機搶修後飛回臺灣，命令下達由我執行任務。我於十月二十二日率總班長劉清然士官長、劉卿士官長、區才士官長、胡明新上士，攜妥情況最佳的R-2800發動機一具，搭乘由孫三傑上尉駕駛的C-46專機飛往金門，順利降落料羅灣機場，當正要卸載發動機時，中共突然砲擊金門，此間詳情，筆者曾投稿刊載中空月刊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發行的五七四期，不必詳述，僅就生死關鍵時刻略述如后：

抵達金門後，正準備卸載發動機時，忽然砲聲四起，專機緊急起飛，完好發動機被載回臺灣。金門空軍指揮官令我翌日檢查不久前被敵砲擊損之另一架C-46機之兩具發動機，如尚完好，可拆下換裝使用。受命時天色已晚，當我們站在山崗上觀看中共砲擊金門太武山景況時，一彎弦月掛在夜空，突然靈機一動，與總班長商量，利用黑夜開工，減少明天遭敵砲擊危險，經指揮官同意後，我們帶著工具及手電筒乘卡車前往。我們分兩組進行，一組負責檢查砲擊損傷發動機，一組拆除另一架待換裝發動機。為了怕手電筒燈光驚動島上潛伏間諜，特以報紙遮掩且禁聲，但仍被發現，紅色訊號彈在機場周邊向空中發射，我們不為所動繼

續施工。突然間，數發砲彈在我們附近爆炸，我們緊急跳下，將身胸緊貼飛機起落架輪胎，免受傷害。短暫砲擊後突然停止，劉卿士官長提出這可能只是短暫停止，可能會再發射，建議立即離開。我們兩組人員計六人駕車急速駛離，回到指揮所，當我們離開不到數分鐘，中共砲彈密集砲轟兩架飛機。待其砲擊停止，我們再度前往，所幸兩機未被擊傷。待施工告一段落，才返回碉堡休息。此為生死關鍵時刻之一。

翌日（十月二十三日）早餐後，我們站在山崗上待命，傳令兵傳來指揮官命令，告知昨日飛離專機已飛回降落金門尚義新機場，原載之發動機與工具箱正在運送途中，囑待命前往施工。此時旭日東升，萬里無雲，中共砲兵很清晰看到機場停著兩架C-119機，密集砲轟，砲彈爆炸激起黃土瀰漫天空。一陣砲擊之後，黃土灰散去，兩機仍完好屹立在機坪上，顯得不屈不撓。此時運來發動機的大卡車、陸軍吊掛車，浩浩蕩蕩駛向兩機停機處，當我們卸下故障發動機，將妥善發動機吊上機艙時，共軍又朝我們砲擊。但砲彈只在附近爆炸，我想太陽高升，陽光反射，影響共軍觀測落點。但我們仍緊急躲避至昨夜工兵為我們挖掘的散兵坑。但砲擊一直持續，我們不能老躲著，這樣該如何完成指揮官的命令……本日下午四點之前完工，飛離機場回臺灣。」我乃身先士卒，鼓起勇氣爬出散兵坑，登上工作梯，毫不畏懼拿起工具施工，班員們一看也奮不顧身跳出來齊力完成工作。為了放鬆他們緊張的情緒，一會說笑話，一會唱京戲，說說笑笑，大家好像也忘記砲彈在附近爆炸。這時，全機場除了我們六人在光天化日毫無遮蔽下施工，其他的人都躲進碉堡地下室，眾人眼睛盯著我們，替我們

耽心，所幸，沒有一發砲彈在我們頭頂上爆炸。這也是我們生死關鍵時刻之二。

當我們將發動機及所有管線、零件全部安裝妥當，下一步是安裝螺旋槳。以砲彈吊掛車將螺旋槳裝設對準發動機槳軸時，一而再、再而三地裝不上去，我們沒有帶螺旋槳修護士，也沒有帶T.O.（技術手冊），正一籌莫展，大家急燥不安，頭頂砲彈呼嘯而過，附近砲彈不停爆炸。

這時奇蹟出現，為我們開卡車的駕駛士突然跑來，問明原委。原來，他以前是螺旋槳修護士，經他仔細檢查，原來是槳葉被碰撞偏移角度，經他調整並協助裝妥螺旋槳，心中一塊大石才落下。這是我們生死關鍵之三。

當發動機安裝妥當，螺旋槳也裝妥，蓋上發動機包皮後，由本人與總班長劉清熙兩人試車檢查。機工長在地面手執滅火器，其他工作人員遠離機身，躲進散兵坑。我們倆在飛機座艙內試車檢查各系統。老機場全被黃土覆蓋，就連跑道都是碎石黃土鋪成，發動機連轉螺旋槳激起塵土飛揚。尤其拉大車（高轉速）時，則黃土灰塵漫天，驚動圍頭、大磴、蓮河中共砲兵朝我機猛烈轟擊，結果機後是發動機激起黃土灰塵瀰漫天空，而機頭前卻是砲彈爆炸揚起黃土灰塵。砲彈如雨下，真是驚險萬狀。只要一發砲彈在機身上方爆炸，我們三人非死即傷，屍骨無存。命運之神眷顧我們，逃過了死劫。這是我生死關鍵時刻之四。

當我們乘坐上搶修妥善的飛機起飛後，突然兩架米格機從後追來，要擊落我們。幸好機長機警，技術高超，將飛機急速下降，貼著海面飛行。米格機速度快，不敢低飛，怕俯衝進海裡，放了我們一馬。我們直到馬公上空才拉升高度，直抵屏東機場。我們又逃過一劫，這

是我生死關鍵時刻之五。

後語

繆位兄入伍訓練期滿在金門部隊實習，遇上國軍突擊東山島，參加戰鬥，卻不幸腿部遭到槍傷被俘，遭受嚴酷折磨，貧困交加，坎坷一生，悲慘命運，又患肝癌去世，令人鼻酸感歎。

本人空軍預備學校入伍期滿，順利進入空軍機校接受飛機修護專業訓練，畢業後派遣在屏東六聯隊，負責飛機修護工作，遇上八二三臺海戰役，奉命前往金門機場，搶修C-119機，冒中共猛烈砲擊，在生死五次關鍵時刻，逃過一劫，倖存一命。除蒙金門空軍基地指揮官當面誇獎讚譽之外，空軍總部頒發作戰獎章乙枚、獎金之外，並優先擢升為少校編階分隊長職。後因我年資太淺（當時少校分隊長均為機校七、八期正科班）、階級太低（剛升中尉），聯隊人事處改調大隊修管科佔少校編階飛機情況管制官，仍在發修分隊工作，負責原修護任務。國防部轉頒忠勇獎狀一紙。

後來我去美國接受L-104G新機換裝訓練，到了美國有較高的物質享受，也大開眼界；回國之後，結婚生女，又蒙長官提拔晉升上校，服務空軍三十八年限齡退伍，領有終身俸，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在這裡頤養天年。雖八十有餘，也有老人慢性病，但經藥物、飲食、運動調理得宜，身體還算健康。雖然白髮蒼蒼，但眼未盲，耳仍聰，快速散步一個半小時也不覺累，精神矍鑠，心情愉快，以寫作投稿，欣賞京戲自娛，又有老伴陪伴，女兒、女婿孝順，兩個俊美活潑小外孫承歡膝下，老境還算不錯。人的命運，上天早已安排，但仍須努力，奮發圖強，此所謂善盡人事，再聽天命。

